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法律

(政治理论·空想社会主义)

伊加利亚

旅行记

(1-4)

[法] 埃蒂耶纳·卡贝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第三十章 剧院

“您疯了？这么早就把我叫醒！”欧仁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对我说，“我睡得正香呢！您为了爱情睡不着觉，就有权打搅没福气谈恋爱的人的清梦吗？”

“可怜的威廉，我已经给您说过了，您为了爱情都快发疯了！您以为自己有能耐，能瞒过大家的眼睛，您这是疯了！您爱上不能和外国人结婚的伊加利亚女人，您太疯了，您喜欢的又是一个不愿意出嫁的姑娘，您不是疯了吗？……您爱的就是狄纳蕙丝。这您是否认不了的！不错，就是狄纳蕙丝！昨天您还故意装着不看她，反而盯着那个柯丽拉，其实，柯丽拉并不是您的心上人……”

“我决定走了，”我对他说，“我要躲开所有的伊加利亚女人，躲开柯丽拉和狄纳蕙丝！”

“您要走了？太好了，威廉！唉！我亲爱的朋友，要是光从我自己考虑，您走了我当然觉得难过，但是，为您着想我却替您高兴，因为，有的敌人您只有先躲开它一下才能战胜它；有的危险，与其死命去碰它，还不如避开为妙。现在您走了，虽然带着刺透胸膛的创伤，但是至少可以不再受新的箭伤，以致不可救药，招来致命的危险。”

于是，我接受了他提出的陪送我到边境的建议，并且约定在三两天内就离开伊加拉市。

动身前我不想向任何人告别，甚至连柯丽拉和瓦尔摩也不想见了；但是，孤零零一个人又呆不下去，所以就答应了欧仁的要求，同意陪他去看一次戏。他老早就和他认识的一个人家约好了看戏，好些天前便一直央着要我跟他一道去。

欧仁的朋友阿尔马埃，是个外表挺惹人喜爱的青年，他几个姐妹也都非常漂亮。剧院里全坐满了，戏也很受欢迎，全场观众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在这人群里我却感到很孤单，所以连戏也觉得太长了。观众个个满面春风，兴高彩烈；我却是焦愁怅惘，烦躁不安。

我没有心情参与阿尔马埃和欧仁关于伊加利亚戏剧的谈话；虽然他们谈得非常有趣，但是，要是我没有借欧仁的日记来抄，我就根本记不下当时他们对话的内容。

欧仁的日记摘抄

剧院

欧仁问阿尔马埃说，“你们既然一方面什么也不出卖，另一方面所有的公民又都享有同等的权利，那么，你们怎样组织大家看戏的？”

“难道您这也猜不出来？”阿尔马埃回答说，“这么吧，您来安排安排看！要是您的话，您怎么办呢？”

“是不是一个戏一定要让伊加拉市所有的居民和在这里的外省人、外国人全都能免费看到？”欧仁问。

“那当然啦！”

“是不是得让每个人都一定有个座位，用不着在门口站着等？”

“对了，当然要这样。”

“好！那么，想看演出的居民和游客可能有多少？”

“大约是九十万人吧！”

“剧场里能容纳多少观众呢？”

“大致是一万五千人左右。”

“这么说，一出戏得演六十场才能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啰，是吗？”

“对了，差不离是这样。”

“您知道伊加拉市有多少人家，每一家又有多少人吗？”

“噢！知道得很清楚！”

“这么说，三十口的有多少家，二十五口的有多少，二十口的又有多少，您全都知道了，是吗？”

“对了，一点也错不了！”

“那么，每次演出时剧院的经理处是不是可以预先安排好让多少三十口、二十五口和二十口人的家庭以及多少外省人和外国人来看？”

“当然可以喽，而且很容易做到。”

“那行啦！其余的问题就好办了：每次演出都准备一些家庭票和个人票，用抽签办法来分配。……每家分到一张家庭票，其中每一个人又有他的个人票，这样，大家就都预先知道他看的是哪一场演出……”

“对了！对了！正是这样！可是，要是该我看的那天我去不了呢？怎么办？……”

“那您可以查一查中签人名单，找一家愿意和您调一调的人家把票换了……”

“太对了！您完全猜着了！”

阿尔马埃接着说了：“我们所有的剧院和所有的演出都是这样办的。游览名胜古迹、参观博物馆、听学术讲演、甚至旁听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我们也都采用类似的办法来组织。骑马也是用这个办法，每一家人每隔十天才骑一次马，因为马匹一次只能供十分之一的居民骑。您看，没有比分配娱乐机会更容易的了，而且它和分配食品一样，也是平均分配，免费供应。”

“不过，”欧仁又问他说，“既然每个家庭在六十次演出中只能看到一次，那么他们就要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一次戏了，是吗？……”

“他们已经看过的戏，当然要隔很久才能再看到，”阿尔马埃回答说，“但是，在这段时期里他们还可以去参观博物馆，听学术讲演，散步，参加社交晚会或者看其他的演出呀！您想想看吧，要是您是共和国，您想让人民常常能够有娱乐，您怎么办吧？”

“我呀，我就组织各种各样的演出：悲剧、喜剧、滑稽戏、歌剧、舞蹈、歌唱、音乐、骑马……等等，等等。”

“哎呀，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有四五十个大小一样的剧院，有您所能想象到的各种各样的演出，喜欢看演出的人几乎每天都可以享受这种娱乐，因为我们甚至在露天里，在所有的散步坪上都有演出。在哪个国家您也找不到象我们这里这么多的木偶戏、皮影戏，特别是儿童们最喜欢的滑稽戏演出；也看不到象我们这样漂亮的剧院，因为我们的剧院是由共和国修建的，它总是不惜一切力量使剧院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完美无缺，令人喜爱。”

“此外，您在别的国家也一定没见过这么多我们叫作奇迹剧的演出，戏里有各种物理、电学、光学、化学、天文学表演，还有各种魔术表演，内容很多都是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所以把它叫做奇迹。”我们和邻近的

人一齐去，总共是十五人，坐了公共马车出发。原来这里的公共马车调度得非常完善，每个居民区都有专门车子按时接送各家去看戏。我们是在离剧院不远的一座有顶棚的停车廊里下的车。

我觉得剧院的进口、楼梯和走廊都很宽敞、宏伟和方便，而且看来处处考虑到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时的需要。

欧仁在走进剧院的时候说，“真是太宽敞了！我在别的国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剧院！”

“我们的剧院都是尽可能盖大一点，以便容纳更多的观众，”阿尔马埃回答说，“我们的建筑师手里有着全世界所有剧院的图样。”

“可是声音听得清楚吗？……”

“您一会儿自己去判断吧！可以说一句话也漏不掉，因为传声清晰是剧院的第一个要求，我们的建筑师们都首先注意这一点。”

“你们别的剧院也都象这个一样没有包厢吗？”

“对啦！都没有。因为包厢主要是贵族们才需要，它带有特权性质。我们是民主主义者，凡是有特权气味的东西，我们一概反对；包厢占的面积很大，而我们是希望把所有的面积都留给公民；包厢又最容易发生火灾，而我们却要把剧院设计得可以避免火灾。……对了，您是不是喜欢这种半圆形阶梯式的观众席？……”

“当然喜欢啦！这种座位很舒服，观众席看起来象舞台一样漂亮……您看，这各色打扮的观众、美丽的女装、华丽的服饰，一切都显得那样富丽堂皇；就是伦敦和巴黎的歌剧院也不过如此！”

“我们所有的剧院都是这样宽敞。要是您这会儿能同时参观所有剧院，您一定会发现它们都同样地坐满了类似这样的各行各业、各色打扮的观众。我们的儿童剧院也差不多这么大，也许您会觉得它们比这还要漂亮！”

幕正启，戏快开演了！

在下一节里我再想法把这戏的主要情节写下来，今天只想作一个概括的介绍。

这是一个历史剧：写的是人所共知的1777年阴谋炸死利克斯多的事件以及对卡拉尔的审讯。卡拉尔是个无辜者，被诬为这个谋杀案的主谋人和教唆犯而判了罪。下手谋杀的实际上是前王子小柯吕格的一些党徒，主谋教唆的是利克斯多。他通过一个为他卖命而背叛了小柯吕格的贵族，把小柯吕格的党徒煽动起来作案，事发后又极力援救那些真正从事阴谋活动的贵族，与他们勾结起来对他所害怕的民主党人卡拉尔进行陷害。

剧中再现了当时的一系列真实情景：利克斯多是怎样和一个宫廷重臣秘密商定暗杀计划的；一个伯爵又怎样承担了谋杀任务；谋杀怎样失败了；伯爵怎样被捕；他在监狱中受讯问的情形；怎样策谋让这个伯爵诡称自己是个烧炭夫，出面揭发卡拉尔；卡拉尔怎样在地牢里受审讯，他又怎样勇敢地拒绝回答问题，等等。

第一幕结束的时候欧仁对阿尔马埃说，“演卡拉尔的那位演员演得多好呵！他的那句‘我什么也不回答！’说得多有劲呵！一共重复了二十遍，一遍比一遍更有力量！他的表情多么逼真呵！造型多英武呵！就是不说话的时候也显出一种庄严的气概！……要说呀，所有的角色都演得不错，整个戏实在太成功了！”

“不过，这些角色都是比较容易演的，单凭这个戏您是判断不了我们演

员们的才能的。”阿尔马埃回答说，“我们有的是优秀的演员，这点您是不难想象到的，因为演员都对这行职业有特殊的爱好，而且经过长期的培养，天才得到尽情的发挥。我们所有的演员，不论男女，在文学戏剧上造诣都很深。他们都由共和国供养，所以不必为了早日发迹而急于登台；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一次考试，取得演出资格以后，才开始正式登台演出。”

“在我们国家里演员是一个很低贱的阶层；而且一般地说，他们的为人也确实不大值得人们尊敬……”

“这可能是你们的过错了！在我们这里，舞台艺术就象医疗卫生一样，是一行固定职业，演员和其他的公民一样地由国家供养，由国家来培养，受到同样的待遇，既不高出别人，也不比别人低贱。我们这里的妇女心目中都认为，一个女演员、女舞蹈家或女歌唱家必然首先象自己那样，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姑娘。……因此，你们可以看到观众对演员多么尊重：对演员的精美表演，他们鼓掌欢呼；演技不太好，他们也能原谅，顶多是沉默一点，不鼓掌不喝采就是了。”

第二幕的内容是审讯和宣判。我们看到贵族法庭上审判辩论的情形；看到那个假炭夫，还有御前大判官、大法官、一些贵族和一个提供伪证的门宦，这些人串通一气来诬陷卡拉尔，但是，卡拉尔却有力地为自己辩护；还看到门宦的女儿勇敢地拒绝作伪证，因而招来了一场悲惨的境遇。卡拉尔的妻女伤心失望、痛不欲生的那场，演得真切动人，使人为之落泪。演员把卡拉尔本人崇高的牺牲精神卓越地再现在舞台上，使全场观众无不深受感动。

幕刚落下，漂亮的幻灯就陆续映出了演员的名字，扮演卡拉尔、假炭夫和那两个年轻姑娘的演员名字引起全场鼓掌表示赞许；其他演员的名字也得到或多或少的掌声，有的名字观众则表示沉默。

接着，在另一块幻灯幕上出现了剧中提到的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卡拉尔和门宦女儿的名字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全场出现了一种简直不相信幸福的伊加利亚人可能表现出来的狂热情绪。反过来，利克斯多、阴险的侍臣，伪装炭夫的伯爵、御前大判官、大法官、宫廷侍从和门宦的名字却引起了一片嘘喝和咒骂声，延续达数分钟，场面奇特少有。

走出剧院的时候，欧仁对阿尔马埃说，“这个戏从剧作本身看，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看来作者不过是把一段史实搬上舞台。但是我理解你们为什么对它那样感兴趣和大家反应为什么那样热烈。你们要是有不少这样的戏，我设想你们的戏剧一定在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和爱国热情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个剧本是在革命以后不久写成的，第一次演出好象是在 1784 年。”阿尔马埃回答说，“从那时候起，每隔十年八年才重演一次；不过，我们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剧本，其中有一个写的是 1782 年审判最后一个暴君利克斯多的情形，特别受到欢迎。这出戏我还没有看过，不过据大家说，我们的一些优秀演员把这位专制暴君的一桩桩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表演得再出色没有了；最后一幕演的是这个暴君被关进铁笼里放在广场上示众的情况，据说演到人民控诉和咒骂这个罪魁祸首时，特别激动人心，痛快淋漓。”

“此外，”阿尔马埃接着说，“我们的戏剧种类很多，各种各样的戏，如欢快剧、喜剧、滑稽剧都有；但是所有的戏目的都在提高道德水平，激励爱国热情。没有一出戏是不能让儿童或年轻姑娘听朗诵或看演出的；剧院是一所学校，那里的教师就是艺术，它使尽它的一切魅力来使人们在娱乐中受

到教育。

“如果您考虑到下面的种种情况，那么，对我们在戏剧上的成就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我们取缔了几乎全部旧时代的剧本，而新的剧本都是在共和国指导下编写或者是经过共和国审查采用的，都是由受过最完善的专门教育的剧作家出于爱国热情，充分运用自己的天才创作出来的。”

欧仁又说，“对了，您知道我在这剧院里看到的各种美好事物中最欣赏的是哪一件？”

“这我可不知道。”

“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些观众虽然是偶然聚在一起的公民，并不是经过挑选的什么优秀人物，一句话，他们只是普通的人民；但是，他们却那样地彬彬有礼，行为端庄。”

“嗨！这又有什么好稀奇的呢？”

“噢，不！在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几乎所有的剧院里都可以听到喊叫声、口哨声，总之是一片可怕的喧哗吵闹，甚至当演员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常常出现吵架、斗殴等现象。”

“哦！那我又要象刚才一样回答您了：这还是你们的过错。我们过去的剧院里也象你们那里一样，有许多任意喧哗吵闹、胡来一气的人；其实你们的人民也完全有可能象我们今天的人民一样，通情达理，注意礼貌，保持肃静。”

“唉！这我何尝不知道呢！……”欧仁叹了一口气说，“问题是我们那个要命的社会制度只会制造罪恶、混乱和苦难，而你们这个造福人民的共产社会却专门孕育完美的事物、高尚的道德和普遍的幸福。”

第三十一章 历史悲剧阴谋爆炸案对一个无辜者的审讯和判决

我之所以把一部历史悲剧的情节摘要记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介绍一篇文学作品，唯一的目的是想让大家对伊加利亚戏剧的道德意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部戏剧主要是忆述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特别是司法制度上的种种弊害，揭示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下面就是这个剧本的概要：

第一幕

第一场——一间昏暗的书房。两个人物看不清楚是谁，只听见他们谈话的声音；但是，从谈话的内容可以分辨出这是利克斯多和他的来信高龙公爵。

利克斯多一直害怕两部分人密谋推翻和暗杀他，一部分是那些忠于前王子小柯吕格的贵族，这位旧王柯吕格的遗孤现在在放逐中，正在结党图谋恢复王位；另一部分是献身于人民利益的民主党主要分子。因此，他想方设法要在自己的敌人中制造恐怖。他精心搜集了许多世纪以来各种阴谋权术的资料，汇编成巨册，仔细地加以研究，然后制定了一个恶毒的阴谋计划，来清除对他来说最危险的那部分贵族，以及陷害他最畏惧的人民领袖。

计划制定以后，需要有一个对他死心塌地而且和他一样阴险毒辣的人来执行，高龙公爵就是他选中的这样一个人。

公爵伪装受了利克斯多的侮辱，对他心怀不满，关系破裂，存心要报复，借此当上了敌视利克斯多的那一部分贵族的头头；他假装关心这些贵族，暗中又进行挑拨煽动。与此同时，他几乎每天都偷偷地向利克斯多报告自己工作的进展。

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公爵分别把十二个首要的贵族都鼓动起来了，让他们下决心暗杀利克斯多。这天晚上，这十二个人就要赴公爵的宴会，共商大计。

“您叫我扮演的都是什么角色呀！”公爵对利克斯多说，“挑拨、撒谎、出卖、告密，什么丑事都干！……”

“您这是在挽救国家，挽救朝廷，挽救宗教，还救了您的朋友呀！……我将对您感激不尽……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知道……您一定会名利双收！……”

第二场——幕启时，台上看到的是公爵府的一间华丽的餐厅，公爵和另外十二名贵族围坐在餐桌旁，热烈地议论着首相。

“是啊！”公爵说，“我给他做了那么些事情，结果，我不过想让我女儿在公主身边当一名侍女，他都不答应！这是个没有情义的人，骄矜自大的人，我永远不会饶恕他的忘恩负义和对我的侮辱！”

“这是个伪君子、大骗子，毫无信义！”一个侯爵说。

“这是个背叛上帝的人，拼命想让人家把他尊作神明！”一个主教说。

“他是基督的敌人，也许就是魔鬼撒旦！”一个神甫说。

“我儿子是他派人杀死的！”一个男爵边哭边说。

“他抢去了我的情妇，是个卑鄙家伙！”吉噶伯爵怒气冲冲地说。

“他杀了当国王的哥哥！他把王后和侄子全关在监牢里！”另一个人说。

公爵：“这个人可鄙可恨，大家都憎恶他。要是有一天他丧了命，大家一定会欢天喜地！……”

伯爵：“要是他让人宰了，一定没有人怜惜他，因为谁也不象他那样只有冤家，没有朋友！”

公爵：“谁也不象他那样，人人都想把它暗杀了。”

伯爵：“谁要是因为暗杀他而牺牲了，一定会被大家当成英烈来纪念！”

公爵：“暗杀成功的人，大家就把他当成救星来赞颂！……不过，过去暗杀过他的人都牺牲了！……”

伯爵：“以前密谋的那些人都是些笨伯！……我倒有个办法，保证万无一失……”

众：“什么办法？……”

伯爵：“你们都不知道，在女王宫殿下面有一个地窖，住着一个烧炭夫。我说呀，只要在那里放上二十桶火药，再加上有一个有胆量的人，在女王上朝的那天进地窖里放上一把火，那么……那么……女王和她的女儿，还有那个暴君利克斯多和他的同伙亲信、左右随从，不就一下子给炸得粉身碎骨了吗！……”

公爵：“太好了！可是……上哪儿去找这么个有胆量的人呢？”

伯爵：“这人就在这里！”

公爵：“谁？……”

伯爵：“就是我！”

众：“打倒暴政！光荣归于我们的救星！”

但是，其中不少人还有顾虑，害怕因此败坏了贵族的名声。……于是那位伯爵、特别是那位公爵，连忙给他们举出历史上贵族和主教，王亲与国戚从事弑君谋反、刺杀陷害的种种先例；王子公主们如何阴谋杀害自己的父王，而国王、皇帝或教皇又怎样阴谋杀害别的帝王和教皇，等等。……于是，阴谋决定下来了。

伯爵将伪装成烧炭夫，占据那位真烧炭夫住用的地窖，然后派人搬进二十桶火药，藏在柴堆里，最后他亲自点燃一根导火线，任火药爆炸之前逃离地窖。

其余的人则积极为前王子的复位做好准备。

诡诈的公爵向大家提议当场立誓，共同信守。于是，在一片热烈气氛中大家庄严地宣了誓。

第三场——公爵的书房，只有一盏油灯照着，半明不暗。他刚把合谋的人送走，即将到王宫里去，向正在那里等候他的利克斯多报告一切经过情形。

该怎么办呢？……怎样才对他自己有利呢？是出卖合谋人好呢还是背叛利克斯多好？……

他在屋子里大步地踱来踱去，盘算了好一会功夫，仍然犹豫不决地走出去了。

第四场——地窖。……传来侍臣们的马车声，然后是小教堂的钟声。……一位烧炭夫上场，原来就是那位伯爵。……二十桶火药就在那边柴堆下。……女王快要上朝了。……军号和鼓声表明女王和利克斯多正出现在贵族们面前。……伯爵举起了那根一头埋在柴堆里的导火线。……他可以有五分钟时间从一扇后门逃出去。……忽然，传来一阵号声，他吓了一跳；可是，一想到马上就能把那个被篡夺了的王座、那位篡位的女王、那个暴君、那个朝廷、那整个王国抛掷到九霄云外，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一个火种在他手中亮着。……另一只手拿起导火线……导火线点着了……可是，就在这当儿，柴

禾堆下面发出惊人的喊叫声。……一群士兵从柴堆跳出来，向他冲去。……他把五六个士兵打死在脚下，然后，闪电似地纵身跳上楼梯，正要逃走；……但是，又一批侍卫从楼梯上下来，拦住了他的去路。……他继续冲杀，把一些侍卫打倒了，但是自己也倒下了，躺在一片血泊中。士兵们把他带走时，他已经气息奄奄；另一些士兵惊骇地发现了那些行将毁灭大地的火药桶。

但是，其中一个士兵发现导火线已经断了，是在中间切断的……

第五场——黑暗肮脏的地牢，地上有一堆稻草，一个可怜的人身上盖着破麻袋，疼痛得尖声叫喊。……这还是那位伯爵！周围的法官、卫士、侍臣都拼命地咒骂他；……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没有回答。……大家准备让他活着，好让他供出同谋犯的姓名，然后再把他送上断头台。……内科外科医生都来照料他，忙着给他动手术，包扎伤口，让他呷了几口酒。……他苏醒过来了，喘了口气，向四周看望，好象开始能能看了。

“你叫什么名字？”大检察官问他。

“米顾夫，”那可怜的人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身份呢？”

“烧炭夫。”

“什么地方的人？”

“加西省毕尔玛城，离这里三百里。”

“你想杀害女王吗？”

“不！我是想杀那个暴君。”

“首相阁下什么地方亏待了你？”

“他压迫人民。”

“你为什么要杀害他？”

“拯救祖国，造福人类。”

“真是大逆不道！”有一个人说。

“实在是穷凶极恶！”另一个人说。

“谁和你一齐同谋？”

“所有的人都是。……不！有一百个。……不！一个也没有。”

凌辱也好，咒骂也好，威胁也好，什么也不能使他动摇。他没有同谋的人，但求一死，自己也好从此永垂不朽。

第六场——又是一间地牢，里面是另一名受伤的犯人。……原来是公爵！

利克斯多和他约定，需要先把他逮捕，以避免任何嫌疑，并且要他杀死一个逮捕他的人，自己则弄一点轻伤；然后，制造消息说他在拒捕时受了重伤。

过了几天，再宣布是错捕了：说是那个被杀死的士兵曾经非法使用了暴力，公爵只不过是行使了他的正当防卫权。

同时，还事先安排好，把合谋的贵族名单放在其中一个人的家里显眼的地方，让警察能够看到。

利克斯多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把民主党的领袖之一卡拉尔牵连在内，使他在表面上有重大的嫌疑。

不久，地牢里来了一个人，身上披着斗篷，这就是化了装的利克斯多。他把外面的情形告诉了公爵：所有同谋的都躲的躲逃的逃了；警察在公爵指定为合誓名单保管人的那位贵族家里发现了那份名单。但是，这一切他们都

严守秘密，而且，为了制造空气，已经放出风声，说这次可怕的事件是民主党搞出来的，说烧炭夫米顾夫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工具，等等。

那些宫廷侍臣对这次危险事件心有余悸，纷纷叫嚷要杀尽革命党人。利克斯多的党徒也叫得一样地凶。觊觎王位的前王子的同党，也和他们一样，叫嚣要消灭无政府主义者。……民主派受到了种种恫吓。……利克斯多和公爵眼看自己的计谋完全得逞，都大喜若狂。

但是，要紧的是把卡拉尔判罪，法办所有的民主党人。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下面就是利克斯多想出来正在讲给公爵听的计划：

“您得和伯爵见一见面，”他对他说，“告诉他您是怎样被捕，怎样杀死那个士兵，又是怎样受的伤等等。然后，您要责备他太不谨慎了。……您给他说明，他在地窖附近的举动和他那神秘的样子引起了警察密探的怀疑，结果，人家就在夜里用万能钥匙打开了地窖，在里面发现了炸药等等。将来，报纸上也照这个说法报道。您得说这都是由于他太粗心才造成的。

“您还要对他说，我的一位亲信前来告诉您，说我表示过要宽赦那位伯爵，而且把您释放，还打算不再追究其他的同谋犯，但是要有有一个条件，就是伯爵一定要想法把卡拉尔说成是自己的同谋者，使我们的这个共同敌人受到惩处。

“您还要说，这样做了以后，伯爵的姓名将予以保密。大家会以为他原来供的是真名实姓，身份也对，即出生在加西省毕尔玛城的烧炭夫米顾夫。这么一来，这桩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凶犯，就剩下那些煽惑人心的民主党人、尤其是剩下他们的那个领袖卡拉尔和为他们卖命的可怜的烧炭夫了。

“为了支持伯爵对卡拉尔的控告，我们可以使钱买一两个伪证人，同时，为了瞒过其他的大臣和法官，还需要您出面去跟伯爵和那些伪证人商量。”

公爵因为快当亲王了，所以他接受了这个计划。阴险毒辣的利克斯多走了，诡诈多端的公爵则准备去和伯爵谈判了！

第七场——还是公爵在押的那个牢房。他正躺在床上。……一个人进来了，身体都支持不住，简直快摔倒了，这就是伯爵。

原来有人偷偷地告诉他说，公爵也被捕了，他杀死了一个士兵，受了重伤，快要死了；还说他们两人的牢房正好紧靠着。……他表示想见一下公爵。……但是公爵起初拒绝了……后来，又答应了。……

奸诈的公爵果然厚颜无耻地撒开谎了。……他责备伯爵不小心把事情搞得一败涂地，还连累了所有的朋友。

伯爵哪里知道公爵在出卖他呢，当下就表示抱歉，匍伏在公爵脚下求他原谅。

于是，公爵被感动了，变得亲切起来了。……然后，他就谈起利克斯多的口信。……利克斯多已经拿到了合谋人的名单，他什么都知道了。……全都输光了，甚至他们的党、那位王位合法继承人的事业也完了！……“不过，”公爵又说，“利克斯多准备宽大我们，对我们仁慈相待……至于我，据说只要我肯牺牲一个无辜的人，自己就可以得救。我气极了，当场就拒绝了这个好意。我宁可壮烈地就义！我主意是拿定了的！”

但是，伯爵当然想援救他所有的朋友，挽救他的党，拯救那勤王大业。……何况，有哪一个民主党人不是罪犯、恶棍、坏蛋呢？！……因此，现在反而是伯爵在再三敦促，死死地哀求公爵接受利克斯多的建议，并且极口称颂那暴君的仁慈宽大了，公爵始终装作不肯答应，最后还是为了搭救伯爵，援救

他们的朋友和挽回贵族的声誉，他才勉强答应了。……然后他把利克斯多拟好的陷害卡拉尔的计划交给了伯爵。

伯爵读了那个计划，上面写的是编造出来的烧炭夫米顾夫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情况、他和卡拉尔的关系和与卡拉尔合谋的经过，再有就是，这个伪造的米顾夫应该怎样为自己辩护、怎样告发卡拉尔的详细步骤。

只有利克斯多、公爵和伯爵可以知道这桩秘密。……应该设法使法官偏袒米顾夫……让大家的愤怒都集中到卡拉尔身上。……要让大部分法官都象群众一样受骗，相信卡拉尔是这个卑鄙阴谋案件的主谋犯、教唆犯和罪魁祸首，而且比群众对他还要愤慨。

伯爵对计划完全同意，并且着手研究如何扮演他那烧炭夫的角色……他首先必须继续坚持说自己没有同谋者，并且否认卡拉尔有罪；然后，再装作良心发现，愿意供出全部真相，并且正式检举卡拉尔是这个阴谋案件的主谋人、教唆犯和祸首；他还要责骂卡拉尔把自己拉下水去，指斥卡拉尔卑鄙龌龊……

至于公爵，则将恢复自由，并且找两个伪证人。

第八场——另一个地牢。许多警卫带进来一个容貌英俊的人。他衣服被撕成碎片，没戴帽子，面色忧郁，但是态度自若。……警卫中有一个用棍子打他，另外一个使鞭子抽他，一个揪他嘴唇上的胡子，另外一个扯他腮边的髭须。……这个人就是卡拉尔。

他被摔在草堆上，狱卒给他留下一点黑面包和水。

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呻吟了一会；但是，为了自由事业他能够忍受住痛苦！

“法官就要来讯问我了，”他说，“怎样回答他呢？……我说什么好呢？他们是法官？不！他们是敌人，是强盗，是凶手！……我已经落到了强盗窠穴里，周围全是陷阱。……不！在这里我是什么也不应该回答！”

很快大检察官、御前判官、大法官、大臣们、贵族们和卫士们都来了。

大检察官：“你认识米顾夫吗？”

“我先要问你，你们控告我什么罪？”

大法官：“你是万恶的阴谋爆炸案的一个主谋，是策划者和指挥者。你认识米顾夫吗？回答！”

卡拉尔：“我的回答是：我没有罪！”

御前判官：“你认识米顾夫吗？……回答！”

卡拉尔：“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既然你们硬说我犯了罪，就应该由你们来证明我有罪。你们不释放我，就赶快审判，到时我再来回答；在这监狱里我是什么也不打算否认，什么也不准备承认。只要没有我的辩护人在场，只要我不是在公众面前受审，我就什么也不回答！”

大检察官：“可是，我们只问你事实，你自己做的事情用不着辩护人来替你回答。你这是在法官面前，如果你没有罪，那你就不难作出证明。”

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

大法官：“可是，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无罪，回答才对你有利。”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御前判官：“你知道吗？让法官了解情况是被告的义务……”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大臣甲：“难道你胆敢反抗法官的命令？”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贵族甲：“你这是侮辱法官！……”（卡拉尔不予理睬。）大法官：“难道你不信任我？……”（卡拉尔仍然保

持沉默。)御前判官：“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认为你是有罪的了！”大法官：“你这是自己害自己，你想想吧，认真考虑一下吧！……”卡拉尔：“我既不和你们辩论，也不准备考虑！我什么也不回答！”大法官：“我问你是不是会害你的……”卡拉尔：“我什么也不回答！”大臣乙：“你要是回答了，马上就可以放你出去！”贵族乙：“教你这样拒不回答的人可不是对你好呵！……”

卡拉尔：“但是你们……我什么也不回答！”

宫廷贵妇甲：“你这样做会把你全家给糟蹋了的！”

御前判官：“我们已经把你的同伙希罗尔和雅尔德都逮捕了……你这样做就救不了他们了！……”

大法官：“他们一定会知道，原来是你害得他们不能马上被放出去的！”

大检察官：“你沉默是没有好处的，这样只会害你自己，因为那些证人已经把什么都供出来了！……”

大臣丙：“你的共同被告都不象你这样，他们都供认了，而且还揭发了你。而你在这儿要义气，自作英雄！……”

贵族丙：“你做的事情，我们全都知道啦！这样顽固不化只会对你不利；反过来要是你坦白了，我们是会考虑减轻处理的。”

卡拉尔：“我再说一遍，我什么也不回答！”

威逼和利诱，硬的和软的都没有能动摇卡拉尔的决心。

场上剩下卡拉尔一个人的时候，他对自己说：“我本来是很容易回答他们的，我也曾经想过是不是当面把他们压倒或者给他们来个迷魂阵，让他们愈弄愈糊涂。不过，看来还是不回答更好，免得上他们的圈套。”

可是，这时候大法官又进来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他对卡拉尔说，“和你说话的不再是法官，而是一个仰慕你的勇敢和豪侠，对你十分关心的人……我甚至可以私下对你说，我从心服里赞同你的主张，和你有同样的想法……”

卡拉尔：“我在监牢里不交朋友，不谈话；我什么也不回答！请你不要来打扰我！”

他一边躺到稻草上一边说：“我完全懂得，他们反正是要重办我的；不过，我一定要让人们懂得，是他们谋杀了我，这样，我的死就不会对祖国没有用处了！”

第二幕

第一场——高大的法庭，凄凉破旧，灯光愁惨。由许多警吏前导的一百名法官，后面是两个带着镣铐、穿黑囚衣的犯人，然后是许多士兵、证人和大批旁听者都陆续进来了。

法官席高高在上，被告席就在它底下正对面，中间是许多桶火药和那条导火线。

法官都是些宫廷贵族、达官贵人，也就是本来将被火药炸得血肉横飞的那批人。

他们华丽的衣服，士兵们的制服，各种各样的装束，为数众多的旁听人，这一切形成一个非常威严的场面。

那个假的米顾夫神气傲慢，卡拉尔则态度镇定自若，毫无惧色。

大法官开始审问米顾夫。米顾夫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承认罪行严重，并且悔恨得哭起来了。他跪在地上，向女王、大臣们和审判他的贵族们求饶，把他们都颂扬了一番。他谈到了品德问题、荣誉问题，表示自己女王赤胆忠诚，对宗教也是意念虔诚。……他把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臭骂一顿，说正是这些人的邪恶理论把他引入了歧途。最后，他揭发说是卡拉尔把他牵连进去的，供给他谋杀工具的也是卡拉尔。他还说，他之所以要检举卡拉尔，既不是为了报复，也不是为了希图赦免，而完全是因为听从了自己良心的召唤，为了伸张正义，为了效忠国家，以自己的仇恨、自己的苦痛和自己揭发同谋犯的行动来教训和警告一切阴谋分子。

法官和旁听者不知多少次地低声称赞，还鼓掌叫好来鼓励他。

大法官和御前判官庄严地嘉奖他不向法庭隐瞒，能够把事实真相全部供认出来。

轮到卡拉尔受审了。……大家都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有罪，满场是对他的怒骂声。大法官和御前判官用威胁口吻来讯问他。……他的结局会怎样呢？

卡拉尔在回答问题以前，先否定这些法官们有权审判他：“你们都是贵族阵营里的头目，而我呢？我是民主阵营里的一名战士；而且，受到这一桶桶火药威胁的正是你们，你们是我的敌人，你们不能当审问我的法官！”

法官们登时暴跳如雷，下令叫他回答问题。

“我对天明誓，我是无罪的。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了，你们去证明我的罪行吧！”

“米顾夫已经证实了你的罪行！”大法官蛮横他说。

“米顾夫？……他的话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他承认他把事情说颠倒了，甚至承认他撒了谎……”

“可是他今天已经说了实话！”御前判官大声叫喊说。

“你们知道，米顾夫是个外国人，是个强盗，是个骗子；他是个杀害过八名公务人员的凶手，是个要杀害女王和你们所有人的叛徒，是个恶棍、流氓、魔鬼，而你们却拿他的口供来压我！”

米顾夫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也许他要反供了。……但是，这时庭上各个角落发出了跺脚声、叫喊声、诅咒声，表明法官们都对卡拉尔很气愤。

御前判官、大法官和其他的贵族纷纷起来驳斥卡拉尔，质问他，责骂他，恐吓他，但是卡拉尔始终坚定沉着，对这一切都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回答米顾夫对你的控告！”御前判官愤怒地站起来说。

“看来，在你们眼里弑君犯并不是什么魔鬼了！”卡拉尔回答说，“你们居然要我低三下四地回答这个弑君犯、这个魔鬼提的问题！”

“这是法庭在审问你！”大法官说，“你这是在侮辱法庭！……”

“法庭？你们早把它玷污了！我看你们都是敌人，没有一个是法官！”

“这是法律在命令你回答！”御前判官高声喝道。

“不！我不回答！”卡拉尔说，“这个告发人是要骗我上他的圈套，好毁了我：他是个卑鄙龌龊的家伙。”

几个证人上来了，陈述了他们目击的事实。

卡拉尔住房的门闩证明说，他曾经好几次看见米顾夫来找卡拉尔，并且看见卡拉尔交给米顾夫一封信。

法官们听了喜形于色，得意非凡。原来，在米顾夫身上搜出过一封信，那是用来陷害卡拉尔的。

“对这个无可否认的证词，你还有什么可答辩的呢？”大法官抬起头来神气十足他说。

“不错，米顾夫曾经来过……”

法官听见这话，显得高兴极了。“……现在，我完全可以肯定，他当时是来搞诡计陷害我的……”法官们又是一阵嗡嗡低语声。“……但是，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谋杀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交给他什么信。他是个卑鄙无耻的走狗，他不是证人，而是个卑鄙无耻、专门撒谎的骗子，是个假证人！”

御前判官：“所有的罪犯都会说这样的话的！”

卡拉尔：“但是，无辜的人也说这样的活！”

大法官：“难道这个证人也是你的敌人吗？”

卡拉尔：“不！他对我一直是非常尊敬的。”（法官们听了显得非常高兴。）

贵族甲：“那么，作假证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卡拉尔：“这个我不知道，也许是有人用钱买他出来作证！……”

御前判官：“你在诽谤法官！”

卡拉尔：“我根本没有交信给他，这是个假证人！”

大法官：“好吧！那就让你听听一个小孩、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孩说些什么吧！”

这时，门闾的十二岁女儿被带了上来。

“孩子，”大法官用亲切的口气对她说，“你曾经看见卡拉尔把一封信交给烧炭夫米顾夫，是吗？”

女孩有点犹豫，脸色一阵白一阵红。法官们就紧着催她，哄她，鼓励她，恐吓她。

“你父亲已经把事情说了……难道你父亲会撒谎吗？……”女孩子还是犹疑不决，而且哭起来了。……然后，又是催促，她就低声他说，“是的。”听到这句话法官们简直高兴得跳起来。

“你听见没有？”大法官得意洋洋地嚷起来了，“你看，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要说出你罪行的真情多不容易呵！你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看见了，”卡拉尔说，“你们为了杀害一个无辜的人，竟然折磨起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来！”贵族们一听都怒喊起来。

“你仔细看看这个被告，”大法官对女孩子说。孩子不敢抬起眼睛来。

“仔细看看我吧！可怜的孩子！”卡拉尔温和平静地对她说。

“是他！”她高声喊起来，“对！就是他！但是我没有看见他给信给人家……”说完了这句话，或者不如说喊了这一声后，她就猛烈地抽搐起来了。

法庭里顿时一片混乱，惊骇的有，激动的也有。于是，有人把孩子领了出去，法庭暂时停止审讯。

孩子又进来了，法官重新在逼她。……她还是否认。

“刚才在这儿你不是已经向法官承认你看见过被告交信给人吗？那你说谎了？你可要当心！”

“那是有人教我那样讲的。……他说我这样作证不会害着什么人的。”

“是谁？说出来！”——孩子低下头来没有回答，而且又哭起来了。

“我们不容许出现这样的丑事，”御前判官高声说，“这父女俩一定有一个是假证人，……我们要求法庭停审半小时，把他们两个分别隔离起来，不得和任何人接触。……我们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第二场——一间可怕的牢房，里面摆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女孩流着泪进来了。……御前判官，大法官和几个贵族，甚至还有一个公爵夫人，也差不多同时到来。他们一面抚慰她，夸奖她，一面又想方设法恐吓她“你不是都看见了吗？”大家对她说，“那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呀！……你得说老实话呀！不然……你父亲的脸就丢尽了，他也就完了！……要罚他做苦工，也许还会判他死刑呢：……你要是去救一个坏人，就把父母给害了，何况，那个坏人早晚还是要判罪的……”

女孩子的母亲这时候呼天唤地哭喊着进来，父亲也戴着镣铐被带进来了。……那伙人七嘴八舌地都要这女孩维持原来的证

孩子终于答应了。大家便都回到法庭去了。

第三场——又开庭了。

大法官说：“那两名证人已经被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关了一段时间，他们彼此没有商量过，也没有和任何人再见面，而是自己仔细地考虑了，因此，我们这回一定可以把真相弄清。”这时，父亲和女儿被带了进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焦急等待，神情不安。

“你还是肯定你看见交了信吗？”法官问那位父亲说。

“是的。”

“交信的时候，你女儿也看见吗？我们想知道的是事实真相。”

“是的。”

法官们都笑逐颜开了。

这时大法官转过来对小女孩说：“刚才你父亲已经说了实话了，你应该学他的榜样，也说实话。你看见交信了吗？”

孩子一直惊恐不安，低着头哭；这时，就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说：“是……的……”

“听不见！”好几个法官嚷道，“她说什么来着？”

“她回答说‘是的’，”大法官说。登时，法官席上出现一片欢乐气氛，笑语沸腾。

“你们不是法官！”卡拉尔突然高声喝道，“你们是嗜血成性的老虎！”

这时候御前判官、大法官和好几个法官纷纷起来拿这女孩的证词当王牌，拼命想压卡拉尔，因为女孩已经证实了她父亲和米顾夫的供词了。

御前判官高声他说：“你看到这女孩内心的斗争多厉害了吧！就是她肯定了你的罪行啦！”

“不！我没有！我没有！”孩子突然从她的座位上高声喊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看见！……”接着就晕倒过去了。法官们都吓呆了，其中不少人大为愤怒。

女孩被救醒了，并且被带到法庭中央，受到再三的盘问。……不料，只听一声尖叫，她又倒下了。……她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

在一片混乱中，法庭只好立即停止审讯。

又重新开庭了，继续听取了另外几个证人的证词以后，御前判官表示支持对被告的起诉。他赞扬了假米顾夫的悔过和他的诚实，认为他是卡拉尔的受害人。他简直把米顾夫说成了一名英雄、一位天使。

至于卡拉尔，御前判官发现他犯罪的证据多得不可胜数：米顾夫的自相矛盾，他的撒谎，他的胆大妄为，他对卡拉尔的辱骂等等，全都是证据；小姑娘的犹疑不决，她的反悔，晕倒断舌的悲惨情景等等，也都成了证据；卡

拉尔的不肯回答，他的矢口否认，他的声明自己无辜和他勇敢无畏的表现，也都统统列为证据。

据说，卡拉尔乃是主要的罪犯、唯一的罪犯，是个应当尽快从地球上清除掉的恶棍。

那位早就知道自己性命必然充恙的假米顾夫则虚伪地要求用一死来赎自己之罪，以便告诫黎民不要从事任何阴谋活动。

但是，明知自己一定会被判罪的卡拉尔，却坚决声明自己不过是一个卑鄙阴谋的受害者，至于这个阴谋的内容是什么，他暂时还无法了解。

他朝着御前判官说，“你，是个凶字，杀人犯！”又转朝大法官说，“你，也是凶手，杀人犯！”然后又对着那一群法官说，“你们，你们全都是杀人犯！”

尽管法官们想制止他再说下去，尽管士兵们强迫他坐下，却都枉然，他还是一直大声往下说，“你们早就决定要杀死我！贵族们无非是企图把民主党人和人民的朋友出卖给暴虐的政府。……我将作为一名烈士而死去！……”这时人们想堵住他的嘴，“……可是，总有一天，人民会为我报仇的！……”

士兵们把他带了出去，法官们则退庭商讨对他的判决。

第四场——会议厅。法官们都在那里。

有的法官说，“证据不足，控告他的人显然是撒谎；何况，米顾夫还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他的话相信不得。……卡拉尔是无罪的……要是把他判罪，我们会败坏自己的声誉，他倒成了烈士了！……”

“他有罪！”另外一些法官说，“这是个恶棍，是个无政府党，是个革命党！……”

这时，利克斯多进来了。他劝说大家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要考虑到女王和贵族的安全，乱党天天在煽惑人心，攻击女王和贵族，所以……应当杀一儆百！……至于其他的问题，仁慈的女王自己会处理的。

“卡拉尔是不是有罪？”大法官问大家。几乎全体法官都起立了。于是，两名被告都以弑君叛国罪判处死刑。

第五场——假米顾夫在一间作为他的牢房用的清洁漂亮、设备周全的房间里。

“这卡拉尔真可怜啊！”他自言自语他说，“……可他是个民主党呀！……”

公爵急急忙忙地跑来了，把判决告诉了伯爵。……不过，他说，他此来是给伯爵安排脱身的办法的。……伯爵将由一个刚刚在监牢里自杀的坏蛋来代替，法院的公报上将宣布米顾夫自缢身死。

第六场——卡拉尔所在的可怕的监房。……他带着镣铐……疲乏得睡着了。

狱车跑来把他叫醒，又紧了紧他的镣铐。

刽子手来了，向他宣读了判决。……半小时以后，他将受车裂、火焚之刑！

卡拉尔不断地斥骂当今的法律和社会制度，斥骂贵族和专制暴政。他一想到自己妻女悲痛绝望的情形就感到心寒。

他回忆起她们的高尚品德、她们的种种优点，回忆起一家怎样地相亲相爱……想到这些，心情益发激动。

想到他将受的刑罚，有点不寒而栗；但是……对祖国的热爱又使他恢复

了勇气。

忽然，女王的一位宫内大臣进来了，他转告卡拉尔说，如果他答应告发刚刚死去的另一位民主党领袖，女王就可以赦免他。卡拉尔怒不可遏地拒绝了。

又有一个贵族来了，说是只要卡拉尔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可以赦免。卡拉尔象是在考虑似的……这人就把卡拉尔的镣铐解下；……但是……但是，卡拉尔还是拒绝了！

“那么，你光是请求赦免好了！”这人高声对他说。

这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出现了。她们哭喊着扑到他怀里……他深情地拥抱了她们。

那贵族把女王亲自签署的特赦令给她们看，并且对她们说，女王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自己请求赦免……

“请求赦免？”卡拉尔高声他说，“这不就等于承认我有罪了吗？我根本没有罪！”

他妻子扑在他肩上，女儿跪在他膝前，把贵族放在她们手里的那份特赦令递给他。

他在犹豫……他在斗争……大家以为他已经同意了……

忽然，他高声地喊道，“啊！祖国！我今天将为你作出多大的牺牲啊！”

“是车裂和火焚呵！”贵族对他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大声哭号，悲惨骇人。

他猛的一下子甩开了她们，把她们推倒在地，自己冲出门外，想朝刑场走去。

但是，他马上又万分激动地跑了回来，把女儿扶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情绪万千，泪如雨下……

只听见他断断续续地喊出这样几个字：自由……祖国……人民……专制暴政……

“看在我们的面上你就请求赦免吧！请求赦免吧！”周围的人都齐声对他叫喊。

但是他又一次冲了出去，再也不回来了。

全场观众这时都热泪盈眶，汗珠满额。人人充满了对暴政的无比愤慨，充满了对为自由而献身的战士的无限敬佩。